

张峰
曹二宝
龙沂

20

位西方哲学家

个性心理窥密

北



20位西方哲学家 个性心理窥密

张峰 曹二宝 龙沂

(京)新登字 200 号

20位西方哲学家个性心理窥密
ERSHIWEIXIFANGZHEXUEJIA
GEXINGXINLIKUIMI

张 峰 曹二宝 龙 沂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55000 字

1995 年 2 月 1 第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1839-2

B·36 定价: 8.40 元

371-001

1/3:5

5-7/78

序言

● 葛 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体，其中交织着文化传统和文化素质。就此而论，人是文化沉积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他涉足于广阔的空间，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沉浮于绵延的时间，经受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他的存在，是由内容丰富多采的时间和空间凝结而成的，他本身就是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的节结点。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属于动物性质，又深入精神世界，是意识高度发展的主体。这个主体既有生产知识，可以用来控制自然，又有反思知识，能够赖以改造社会。他在控制自然和改造社会中体现自己的存在，表明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样的存在是一种力量，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契机。没有这种契机，人类将陷于停滞状态，无从预见光明的未来。

哲学家是一个时代中人类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独具慧眼，总结生产知识和反思知识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照J·哈贝马斯来看，生产知识和反思知识相互依赖，这是可以理解的。生产知识以其科学技术的方法，延伸到反思知识的领域，能够帮助人们构思社会改造的方案；反思知识具有软科学性质，足以对生产知识的提高和发展作出宏观决策。任何哲学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含有这两种知识的内在原则，把这原则概括、综合起来，构

2016/17

成认识论、方法论，是哲学家的崇高的任务。至于他如何完成这种任务，这要在他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考察。

波涛滚滚的时代洪流，会猛烈冲击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习惯成自然的气氛和近在身边的环境，也能够像涓涓小溪，流淌于他的心田。两相比较，这种细水长流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的。一个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意识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如果前者构成了这个结构的表层，由意识引领和控制，而后者则形成其中的底层，受制于下意识的支配。认识到这一点，可以理解一个人表现在思想行动上的复杂性。例如，在运用语言符号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在实际行为上却可能是脱离实际、沉溺于幻想的唯心主义者。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提示注意，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必须进行完全的思想意识革命，把深藏于意识结构底层的肮脏东西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予以消除净尽；要理解一个哲学家的全部哲学思想，需要考察他的经历，对他做些个性心理分析。在这方面，尼采树立了彰明较著的榜样。他曾发表过这种意见：一个人选取的那种哲学依赖于他是那一种人。一种哲学不是由我们可以任意取舍的一堆废弃的旧物，它毋宁是由拥有这种体系的人的灵魂所激起的。一个哲学家的灵魂是靠他的生活环境塑造的，代表他的内心世界。

生活环境中，亲子关系对一个哲学家个性形成的影响尤其深远。尼采是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者，他哲学中某些积极因素和消极成份，都可以从他同他父亲的关系中寻求到根源。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在思想的特征上也深受其生父的感染。他主编《百科全书》，把机械工艺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附以翔

实的说明和精美的图片，其中进行操作的劳动人民形象栩栩如生，这显然同他家庭祖传的刀具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个哲学家所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工作，也会在他的心智活动中发挥作用。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自幼得到父亲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育，成年后又做过美国海岸观察工作，这使他在探讨信念的确定中重视科学方法，成为科学哲学的先驱。然而他曾经受谢林的影响，暴露了绝对唯心主义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无疑是同他有关科学方法的思想格格不入。显而易见，他的意识结构有多层性，以至各种层次相互矛盾。从这里我们领悟，意识结构中相互矛盾的层次，可以处于平衡状态，实际上其中一个层次沉重地压抑其他层次，使之无从表露；在一定条件下，被压抑的层次会突然拱起，占有统治地位，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皮尔士的绝对唯心主义宇宙论思想和他坚持科学思想的精神，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果我们对此真正有所体会，必将对思想意识的改革大有裨益。当前，我们正在振奋精神，进行各式各样的改革。改革中至关重要的是思想意识的改革，即配合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进行必要的思想意识革命，使思想意识富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科学精神，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才能形成妥善的决策，采取合理的行动，使正确的决策付诸实践，获得最佳的成果。

思想意识是一切行为的前导，也是构成哲学体系的基础。要全面地掌握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有关社会、伦理的思想，应该溯本探源，刻意发现他的个性特征及其形成的条件。根据这种看法，本书的出版，在我国可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新尝试。它将有助于研究历史上的哲学体系，为这种研究拓宽前进的路径。

当然，关注一个哲学家的个性心理分析，切忌忽视阶级社会中一个哲学家的社会实践，否则可能导致舍本逐末、轻重倒置的境地。

1994年12月

——哲学家个性心理概述：

直面死亡的挑战

诚然，考察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具体人物具体分析，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必要对哲学家做总体上的概述。在这里，我们制作了一张图表（见下页），标示出22位哲学家的个性心理特点。本书已对其中20位哲学家的这些特点做过详述，现在则打算通过这张图表公正地做个概述。所谓公正，就是既不掩饰或夸大事实，也不是只选择那些有利于证明本书观点的哲学家。比如贝克莱，倘若不属于生活幸福、心理平衡那类人，我们决不会勉为其难，硬让他与那类人为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张图表的第一栏“失去父母时的年龄”，是众所周知的意见，而第二栏“其他有影响的人”，就不是统计学上的结论，而是试探性的印象，人们尽可对之怀疑，甚而证伪。我们毕竟不想以罗致无遗的经验全面地表达这些事实。在这张图表中，还有两位哲学家的情况，即蒙田和霍布斯。因本书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而没有以传记形式记述他们的生平资料，所以在这张图表中的记录，也只能是凭记忆信手填上的，绝非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此外，制作这张图表的确定性，希望不要引起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假若只知道一位哲学家结了婚，而不知道他为什么结婚以及是怎样一桩婚姻，那么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又比如一位哲学家有没有“科学爱好”、“文学爱好”、“忧郁”或“自杀倾向”之类的问题，有时是我们主观推断的，也许证据不足，也许对证据未能有完全的了解。

下面按我们画的这张图表逐栏详述。

哲 学 家	失去父母时的 年 龄		其他有影 响的人	爱 好				病 态 性 倾 向			结婚时的 年 龄
	母亲	父亲		科学	文学	音乐	政治	疑病症	畏俱透 传病	忧郁	自杀
*蒙 田	0	35	朋友	有	有		有				32
*霍布斯		童年	奶妈	有	有		有	有			
笛卡尔	1	4	老师	有	有	?			有		
帕斯卡	3	28	妹妹	有	有					有	
斯宾诺莎	6	22		有		?	有				
洛 克	22	27		有		反	有				
莱布尼茨	18	6		有	有	?	有				
贝克莱	50+	50+		有	有		有				43
伏尔泰	7	壮年	情人	有	有		有	有		有	
休 谟	34	2		?	有		有			有	(36), 56
卢 梭	0	10	姑妈	?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康德	13	21		有	有	反	有	有			41
黑格尔	11	28		有	有	有	有	?			
叔本华	(25), 50	17		有	有	有		有			
穆 勒	48	30	情人—妻子	有	有	有	有	?	有		(28), 45
基尔凯戈尔	21	25		有	有		有				
詹姆士	39	40	妻子		有		有	有		有	35
尼 采	52	4	姐姐, 瓦格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桑塔亚那	(5), 19	(9), 30	姐姐, 朋友	有	有		有			有	
罗 素	2	3	祖母	有	有		有		有	有	22, 49, 64, 80
维特根斯坦	23	37	姐妹	有	有	有	有			有	
萨 特	63	1	外祖父, 情人	有	有	有	有			有	(25)

(标*者, 本书没有收入其传记资料。——编者注)

哲学家与其父母

这张图表的第一栏列出了哲学家“失去父母时的年龄”。因对某些哲学家失去父母的确切时间不是完全清楚，不便同哲学家诞生的确切日期相比较，所以就有可能在标记哲学家失去父母时的年龄上有估计上的错误。例如，霍布斯失去父母的年代我们就不甚了了。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成为哲学家的人，早年失去父母的比率是很高的。我们指出这点，并非是坚持认为，失去父母较其他事情更能体现哲学家的特点。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个中因果关系，也不可能做出人口统计学的精确比较。另外，我们也不想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认为丧失父母的体验足以创造出哲学家来。但我们确实认为，丧失父母的体验是哲学家中常见的现象，对哲学家的成长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当然，我们这个断言未免失之主观，但就本书讲述的丧失父母对哲学家现实感的影响来看，断言还是持之有据的。

图表所列哲学家早年丧失父母的情况触目惊心。这22位哲学家当中，6岁之前父母双亡的有两人，丧父或丧母的有11人；在15岁之前父母双全的哲学家只有6人。而且父母的健在有时也不能避免孩子产生严重的丧失父母的体验。叔本华的父母自杀，不过是加剧了叔本华此前已有的这种体验，而他对母亲的仇恨使这种体验恶化了。穆勒从专横冷酷的父亲那里得到的是难以忍受的教育，而且他甚至鄙视他的母亲。詹姆士的父亲玩火致残，惨不忍睹，他结束自己生命的自杀方式也非常罕见。维特根斯坦的父母，对子女严厉到了苛刻的地步。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只有洛克和贝克莱的家庭在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称得上是优良的。但我们也许记得，孩提时的贝克莱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性情多疑，

而洛克也很早就受到了父亲严格的纪律熏陶。由此可见，丧失父母的痛苦感无疑是这些哲学家童年生活的共同特征。他们一定都体验过这种丧失感情。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的概括是，取得罕见成就的人在童年大都遭受过丧失父母的异常沉重的打击。

当然，这张图表并非没有偏颇。例如，我们应当注意到，狄德罗崇拜他的父亲，高度赞颂他的父亲。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大为称颂他的父母，父母都活到了50多岁，而他本人却因病未能长寿。我们还应该说，丧失“现实”感可能有多种多样原因，感官缺陷便是其中之一。名噪一时的德国哲学家汉斯·法辛格想成为一个热衷行动的人，但他因高度近视而不得不进行学术研究。他认为他的身体条件与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合理的。他有缺陷的视力使他对生存的其他缺陷非常敏感。他想把康德的范畴修正为某种更富有经验性的东西，如同他想通过虚构来保存生命的“仿佛”理论一样，这大概是出于他对近视的体验。

关于哲学家与其父母的关系，不妨略评一二。

第一，父母的死亡使哲学家害怕父母遗传给他某种脆弱性或死亡的种子。笛卡尔害怕他从母亲那里遗传下来苍白的肤色、虚弱的肺和早夭的可能性。康德假想母亲遗传给他狭窄的胸膛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弱和疑病症。叔本华先验地认定他所以无法摆脱疯狂和自杀的困扰，完全是他父亲的奇怪举止和自杀行动造成的。基尔凯戈尔深信，他将代父受罚，过早死去。詹姆士觉得他的精神崩溃是父亲精神崩溃的再现。尼采相信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疯狂和早夭。罗素总是摆脱不了对遗传精神病的恐惧。这一类通常掩饰着的恐惧或怨恨，至少会造成强烈的心理矛盾，因为他们既把父母视为自己生命的起源和根基，也当作自己虚弱和死亡的直接根源。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家在童年，一般都要丧失孩提气质，极少固守孩子气。关于这种失落稚气的情况，人们只需想想帕斯卡、莱布尼茨、穆勒、基尔凯戈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童年受到的强迫式教育也就够了。他们都不能和别的孩子正常接触。斯宾诺莎不敢相信他曾经有过童年时期。黑格尔和尼采都是少年老成，分别被人嘲笑为“小老头”和“小牧师”，萨特的童年几乎完全与书和成年人伍。与这些成人化的孩子形成对照，卢梭劝导性地赞美永恒的童年，詹姆士具有一种永不停息的孩子般的奔放感情。

第三，大多数哲学家的事业在方式或实质上都是其父母所理想的事业。在这方面，母亲的影响较为强烈。莱布尼茨的母亲给了他调和性，强化了他对研究工作的虔诚和雄心。康德的母亲给他以虔诚良心、学术上的壮志和自信心。尼采的母亲给他更多的是向她、向习俗和女人造反的要求。与母亲的影响相比，父亲的影响更为明显，其中有些影响甚至在边缘上进入了儿子的哲学。蒙田的父亲想让他文学上卓尔不群。叔本华的父亲让他理解世界，并以做生意的方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维特根斯坦的父亲传授给他以哲学工程的计谋和类比法、对哲学的商业式要求以及敏感的独立性。基尔凯戈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都是擅长辩论的工程师，他们的儿子也都成了雄辩滔滔的哲学家，儿子对语言的爱憎是同武断而雄辩的乃父的爱憎相一致的。如果说，这些哲学家的父亲对哲学家本人思想内容的影响还是边缘性的话，那么，在帕斯卡、穆勒、基尔凯戈尔和詹姆士那里，父亲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他们哲学的一个真正组成部分。老穆勒和小穆勒之间有明显的然而只是部分的哲学遗传，就象鼻形的遗传一样，尽管穆勒的鼻子不像他父亲的，而像他母亲的。老詹姆士给小詹姆士更多的是一般思想倾向，就象法国哲学家狄尔泰的父亲

给了他对宇宙统一性的泛神论感觉一样。

这些事实表明：密切而有限的母子关系培养了儿子的语言能力（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詹姆士、穆勒和尼采不都是这样的例子吗？）；密切的父子关系则造就了儿子独立分析的思维能力；丧父则会减弱儿子对冲动的控制和对权威的屈从（在某种意义上，基尔凯戈尔和尼采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第四，哲学家与其父母的关系，涉及到他们接受还是反对上帝观念的问题。本书描述哲学家的生平，采取的是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为儿童的上帝观念很可能是按其父亲的形象塑造的。也就是说，儿童所形成的上帝观念，本来可以是源自父亲和母亲多种因素的有比例的结合，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帝形象却是男性。这是因为男人在家庭生活的形式上，经常是实际上居统治地位，这就使儿童更为自然把上帝同父亲、而不是同母亲联想到一起。无论如何，非常有意思的是，休谟、尼采、罗素和萨特这4位早年丧失父亲的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或接近无神论者。确切地说，休谟表面上相信有一个非常遥远的造物主，但他对上帝的论述，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怀疑论。而尼采、罗素和萨特，则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他们大胆地、直言不讳地无视上帝。穆勒和桑塔亚那也是无神论哲学家。穆勒曾经冷静地考虑过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并把耶稣当作人性的理想导师，尽管如此，和他信奉无神论的父亲一样，他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桑塔亚那的情况较为复杂，他和他的姐妹都曾为天主教所吸引，但他的父母却不信教，所以即使父母在他童年的想象中是上帝，但这个上帝却教给了他无神论，对此他信奉终身。

母亲和上帝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撇开罗素不谈（因为他显然很早丧母，而且也失去了父亲），那么早年丧母的哲学家就是

笛卡尔、帕斯卡和卢梭。笛卡尔有着强烈的理性主义信念，却选择了人所皆知的非理性主义的上帝，这的确是令人惊奇的，也许同他的母亲过早去世有某种联系。帕斯卡对上帝的信仰从根本上说是浓厚的非理性主义，以致他要在很大程度上把上帝排除于哲学讨论领域之外。卢梭的确曾经在形而上学上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但包含着这些主要论证的《萨瓦主教的信仰声明》一文，实际上并不是他的代表作，也许是出于哲学家暂时的论证欲而写的。更为自然的倒是，卢梭的信仰非常明显地同他过早缺少母亲有关：入迷地把自身同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相信不朽而希望自身完善，没有矛盾、分化或需求。也就是说，他相信自己从根本上是一个精神和道德的存在物。因此，早年丧母的哲学家很可能偏向于非理性的或情感上更可理解的上帝。当然，这只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认为基尔凯戈尔是与此相矛盾的例子，理由已如本书《基尔凯戈尔》一章所详述。

现在，我们来谈谈其他人对哲学家的影响。对哲学家生活有影响作用的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仅限于那些有助于塑造哲学家性格的人。其中有些人，如卢梭的姑妈，桑塔亚那的姐姐和萨特的外祖父，都是父母的替代者。而另一些人，如蒙田的朋友拉·伯蒂，伏尔泰的情人德·夏德莱，穆勒的同伴、以后成为妻子的哈丽特，尼采短暂的偶像瓦格纳，萨特的爱人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些人正如这些哲学家本人所说，对其哲学的自信心、哲学能力甚至哲学学说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本书提到过这些人，并谈了他们对哲学家的影响，但没有谈及这些哲学家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譬如康德和费希特对卢梭、费希特对康德、尼采对叔本华的真情挚意；青年马赫、青年狄尔泰、青年威尔和青年爱因斯坦对康德、狄德罗、基尔凯戈尔以及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深厚感情。狄德罗不仅在其著述中经常提到苏格拉底，而且还一直戴着

一枚雕有苏格拉底头像的戒指。本书为篇幅所限不宜详细谈论这些问题，但愿将来有人会对哲学家的这种相互影响作出全面研究。

哲学家与其爱好

“科学爱好”、“文学爱好”、“音乐爱好”和“政治爱好”这些范畴，乍一看来不难理解，实际上却很难加以应用。首先这里所说的“科学爱好”，是指对任何科学的爱好，当然首先是指爱好精密科学。休谟感兴趣的是创立一种人的科学，因此他是否具有科学爱好，尚且存疑。人们常常假定牛顿对他有影响，但这假定难以证实。无论他最初对自然科学有怎样的兴趣，但这兴趣并没有支配他以后的一生。卢梭是与休谟完全不同类型的哲学家，他对人类学、心理学等的研究和兴趣是否属于科学爱好，仍是疑问。詹姆士借助他在医学和心理学上的成就赢得了他的科学地位，以后又用哲学更加广泛地拓展这些成就。至于叔本华和尼采，他们反抗的活力和强烈的情感，使人们很容易淡忘他们对精密科学的强烈爱好，显然他们的这种爱好确是事实。

这里所说的“文学爱好”，也不是指每个哲学家都应具有的纯粹写作的情趣。斯宾诺莎、洛克和康德都擅长写有影响的作品，尽管洛克采取的文风亦旨在造成影响，但在我们看来，这3位哲人都不曾特别重视他们的文风和文学。莱布尼茨、黑格尔和穆勒是有文学爱好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写了有着长久影响的著作，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对文学充满了热情。可以回想一下，穆勒之转向诗歌，曾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标志。他的良师益友边沁却断言诗歌无非是押韵的谎言。看来，穆勒的这个转向是有悖师意的。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有文学爱好的哲学家，他们显然都是优秀的或伟大的作家，其中如蒙田、帕斯卡、伏尔泰、卢梭、基

尔凯戈尔和萨特等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名望甚至不亚于他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政治爱好”的含义是广泛的，既包括直接地参与政治，如蒙田、洛克、莱布尼茨、伏尔泰、穆勒和罗素，也包括通过其著述去间接地参与政治，如罗素、黑格尔和詹姆士。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每个写过政治哲学论著的哲学家都可以说有“政治爱好”。所以，至少还应加上霍布斯、贝克莱、休谟、康德、尼采和桑塔亚那。因此可以公正地说，大多数哲学家对参与政治生活都有兴趣。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22位哲学家的大多数，都对科学、文学和政治有强烈的兴趣。他们的兴趣之广泛，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哲学本质上介于科学和艺术这两个领域之间，有时甚至包括科学和艺术这两个领域在内。我们详细地讨论过哲学家与人以及与物质世界的分离，但我们又可以把哲学家的广泛兴趣理解为，他们试图运用理性来克服这种分离，并把这个世界变成他们能在其中生活自如的世界。

“音乐爱好”也是一个值得与哲学联系起来考察的方面。图表的这一栏里，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名下打了问号，是想提请读者注意，他们虽然写过论音乐的文著，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本人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我们在洛克和康德名下写了缩略语“反”，是指洛克和康德小覷音乐，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告诫人们不要学音乐。康德是这22位哲学家当中唯一真正不喜欢或害怕音乐的哲学家。

除图表中已列举的有音乐爱好的哲学家之外，我们还可以添上狄德罗、边沁、狄尔泰、柏格森、穆尔、卡西莱、阿道尔诺和波普等人的名字。波普曾宣称：“音乐曾是支配我生命的主旋律。”在这些爱好音乐的哲学家中，叔本华擅吹长笛，穆勒和

尼采以弹钢琴见长，维特根斯坦爱吹单簧管。但最杰出的演奏家要算边沁，他对小提琴、拨弦古钢琴和风琴都很精通。我们不用去了解边沁如何评估自己的幸福感，也足以看出他的思想和他的音乐之间的联系。然而，音乐兴趣对大多数哲学家表达和传播其哲学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差别。霍布斯精通结构和语调问题，这也许同他的音乐才能有关。狄德罗的思想和语言经常有一种流畅而又有节律的乐感。卢梭和尼采本人就是作曲家，他们的语言都带有音乐的回声。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很认真地撰写和安排他们的格言、警句，仿佛在一个主旋律中产生一系列微妙的变音，按音乐的次序反复再现，而不仅仅是达到简单的逻辑一致性。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他两部主要哲学著作当中文学色彩较少的一部，但他谈到这部著作时仍然认为：“这本书严格说来是哲学的，同时也是文学的。”笛尔塔的解释学具有音乐般的情感内涵，而他同时想把握一切世界观的意图也不乏管弦乐影响的成份。柏格森对语言的音乐性极为敏感，他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语言，便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中载有的哲学信息。

哲学家对音乐的兴趣，决非其个性或思想的纯粹外在装饰，往往内蕴着特定人际关系的纽结。例如，卢梭同他姑妈，尼采同他父亲，柏格森同他父亲，维特根斯坦同他父母和兄弟，以及萨特同他母亲，波普同他母亲之间关系的纽结。至少在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这三个人那里，音乐进入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认识论或形而上学。我们不能肯定音乐同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但可以相信，叔本华和尼采运用音乐来使各种非常矛盾而不和谐的个性得以表达并达到统一。逻辑要抽象地统一这些个性，代价太大了；而音乐则能以一种更适于不和谐情感的逻辑去镇定情感。音乐镇定情感的作用可以说明，黑格尔这样一位其思维既有高度矛盾性又有高度逻辑性的人何以会酷爱音乐。黑格尔